





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序



朕惟天地綱常之道載諸經。古  
今治亂之蹟備諸史。自昔帝王  
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不資於  
經史焉。我

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書。輯成  
大全。綱常之道。粲然復明。後有



作者不可尚已。朕祇承丕緒。潛  
心經訓。朕膺有年。間閱歷代史  
書。舛雜浩繁。不可殫紀。惟宋儒  
朱子因司馬氏資治通鑑著為  
綱目。權度精切。筆削謹嚴。自周  
威烈王至於五季治亂之蹟。瞭  
然如指諸掌。蓋深有得於孔子

春秋之心法者也。展玩之餘。因  
命儒臣重加校訂。鈔梓頒行。顧  
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有  
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精。是  
非頗謬。槩以朱子書法。未能盡  
合。乃申勅儒臣。發秘閣之藏籍。  
參國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



編纂二史。俾上接通鑑綱目。共  
為一書。始於宋建隆庚申。終於  
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總  
二十有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  
綱目。而凡誅亂討逆。內夏外夷。  
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  
綱常。庶幾得朱子之意。而可

以羽翼乎聖經。仍命梓行。嘉惠  
天下。於戲。人不考古。無以證今。  
觀是編者。足以鑒前代之是非。  
知後來之得失。而因以勸於為  
善。懲於為惡。正道由是而明。風  
俗以之而厚。所謂以人文化成  
天下者。有不在茲乎。用述其槩。



冠於篇端以垂示無窮焉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續資治通鑑綱目凡例

凡提綱分目悉遵朱子凡例

凡事迹悉據正史

謂宋遼金元史及皇明實錄

正史或有闕畧

異同參取宋長編元經世大典等書增入訂

正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

述於目之末以圈隔之或出某人曰以為別

疑以傳疑也

凡得天下有救世之功者每進之

綱目於漢唐皆然宋



得天下頗類唐故開寶八年大書如武德七  
年例

凡中國為正統夷狄不得紀元遼金夏皆不紀做漢唐例及金

元得中原然後分註紀年於宋年下魏晉

凡夷狄干統中國正統未絕猶繫之中國及夷

狄全有天下謂元世祖中國統絕然後以統繫之

其間書法間亦有異如中國有稱兵者不書反叛之類及中國

有義兵起即夷之於列國如秦隋之末

凡未踰年不成君不帝不崩如元明宗做春秋王子猛及子野之例

凡諸夷官名悉從簡畧其人名更改異同者依

其初稱及本史為據

凡諸儒論斷附於目中皆稱姓名其出於正史

者止稱史臣



進續編資治宋元綱目表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臣商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臣萬安等茲者奉

勅以宋元二史編纂續資治通鑑綱目今已成書謹用繕  
寫裝潢進

呈臣輅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經以載道闡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昭累朝之鑒戒  
東魯大聖刪述於前考亭大儒祖述於後此春秋為



經中之史而綱目實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並作  
著宋史者訖無定論撰元書者罕有折衷或雜於遼  
金而昧正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或善  
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弗公况其前後抵牾  
予奪乖謬衆說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有待  
於

今日也

天啟

皇明誕膺

景運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既表章乎經書獨未遑於

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

睿智聰明

聖神文武

重華協

帝於昭丕顯之謨

五福錫民建用惟

皇之極咨詢治道

日御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竝行而不悖綱目傳舊



而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校讐之

命鈇之文梓

賜諸廷臣嘉惠及于萬年

文教敷于四海乃者載發

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衰法先儒之衰

鉞大開兩局筆札給自

尚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摛羅別抉存其信而傳其疑討論研磨詳其大而畧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創業積而為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馴以致靖

康之禍亂比偏安於江左竟訖錄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豫民生休戚之關大書特書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真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於鄰壤亦為采摭其事附見於當時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末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

帝業之輝煌汛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



謀邁三年鬼方之伐

威加六月獫狁之師此我

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修人紀

巍巍功德高五帝而冠百王者也臣韓等才不足以達

經權之宜學不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

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俯竭微勞已見星霜之再易總

以四百餘年之事粹成二十七卷之書上徹

經緯少塵

睿覽伏願

正大綱舉萬目隆

世道於亨嘉

興教化淑人心保

鴻圖於悠久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等謹上表



續資治通鑑綱目

第一

凡十五年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盡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

第二

凡二十三年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盡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

第三

凡二十五年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盡壬戌宋  
真宗乾興元年

第四

凡二十一年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盡癸未宋  
仁宗慶曆三年

第五

凡二十年

起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盡癸卯宋  
仁宗嘉祐八年

第六

凡八年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盡辛亥宋  
神宗熙寧四年

第七

凡十四年

起壬子宋神宗熙寧五年盡乙丑宋  
神宗元豐八年

第八

凡十五年

起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盡庚辰宋



哲宗元符三年

第九

凡十四年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盡甲

午宋徽宗政和四年

第十

凡十一年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盡乙巳宋

徽宗宣和七年

第十一

凡二年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盡丁未宋

高宗建炎元年

第十二

凡三年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盡庚戌宋

高宗建炎四年

第十三

凡七年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盡丁巳宋

高宗紹興七年



第十四

凡八年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第十五

凡十七年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第十六

凡二十七年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己酉宋

孝宗淳熙十六年

第十七

凡十八年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盡丁卯宋

寧宗開禧三年

第十八

凡十七年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甲申宋

寧宗嘉定十七年

第十九

凡九年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盡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

第二十

凡二十五年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盡戊午宋理宗寶祐六年

第二十一

凡十六年

起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盡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

第二十二

凡五年

起乙亥宋帝昀德祐元年盡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

第二十三

凡十五年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甲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第二十四

凡十七年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盡辛亥元



武宗至大四年

第二十五

凡十八年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盡己巳元

文宗天曆二年

第二十六

凡二十三年

起庚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壬辰元

順帝至正十二年

第二十七

凡十五年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未

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續資治通鑑綱目終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凡十五年

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

蜀主孟昶廣政二十三年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年北漢孝

和帝劉鈞天會五年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是歲周亡

宋代新大國一舊小國四凡五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

鎮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

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

通死之匡胤涿郡人四世祖眺唐幽都令生珽唐

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

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



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荐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正月辛丑朔。遣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謔言將以出軍之日。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

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遷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



及對列校羅彥瑋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  
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  
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  
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  
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  
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太赦改元以所  
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  
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華山隱士  
陳搏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  
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宋主猶怒故終身  
不得

節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為  
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  
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

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  
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  
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宋  
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宋  
遣使分賑諸州○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

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光義即  
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寬儀議  
立四親廟尊高祖眧為僖祖文獻皇帝會

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  
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  
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  
一 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  
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合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



始於貴是臣庶文學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后定州安喜人

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

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

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宋以范質王

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使質加侍中溥司

空仁浦右僕射俱平章事如故廷祚以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為樞密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

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

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三月唐吳越遣使如

宋位也南漢主鋹殺其弟桂王璇興謂鋹曰先帝

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然遂殺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夏

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

遣兵擊之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

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

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

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護我邪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全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

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間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



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知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而自引眾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五月朔，日食。○宋

主以其弟光美為嘉州防禦使。○宋遷周六廟于洛陽。○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宋主自帥大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

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秋

七月，宋主還，以趙普為樞密副使。○荆南節度

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

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先是，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眾，至是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眾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宋主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周淮南節度使李重



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

焚死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

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

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宋主乃潛詣京師求見宋

主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

歸順之志宋主厚賜守珣命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

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

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喪隨思

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

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

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

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

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

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

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

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

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

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

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契丹兀律殺其叔父李胡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慄

胡遂死于獄尋宋以實儀為翰林學士翰林學士王

追謚章肅皇帝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

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

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

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憤跣足而坐却立不



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欲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  
**宋主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推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禁也

**建隆二年**○是**春正月**宋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

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羨

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唐徙都洪州**唐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

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覲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寢以衰弱宋主既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

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閏二月**宋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夏四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月朔日食**○六月宋太后杜氏殂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

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



榮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

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

魔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宋主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宋以

**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 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要。



已女為妻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何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不在關南臣汝女為之妻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此告朕邪漢超感泣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蒼黃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

**唐主景昶** 子煜立于金陵 景昶方議東還以太私第

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

**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畫明音律

鞞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彊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義潮為瓜沙節度至宋梁時張氏總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于宋

**建隆三年** 唐後主煜元春正月宋廣東京城主

年○是歲凡五



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

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北漢侵宋

晉潞州。○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宋主謂宰臣

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

之。宋禁民火葬。○夏四月。清源節度使留從効

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鑑歸于唐。推副使張

漢思為留後。紹從効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鑑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鑑

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宋以趙贊為彰武節

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縣縣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

不畏服。宋主嘗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

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

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

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命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

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冬十月。宋以趙普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為樞密使

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天下

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宋熹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宋主匡胤遷

鄭王宗訓于房州。○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

保權嗣。保權年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

子繼冲嗣。繼冲。保融子也。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

州。據之。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

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

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止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

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

璠擊之。且求援于宋。蜀主鑄鐵錢。征逋稅。鐵錢。禁境內用鐵。凡

器用。須鐵為之者。置場權之。以專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遊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

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大畧。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

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大文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

以李托為內太師。彥真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其恣橫。會



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宋乾德元年。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代

諸侯疆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宋遣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

降。初。宋主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

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

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為都

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齎而食

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

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

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

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疆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

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遠聞宋師奄至。即惶

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指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



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先憲為黃州刺史。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

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

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宋主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命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眾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夏四月。宋初

置諸州通判。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

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宋

行應天歷。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宋主自為歷序。賜名應天。頒

之泉州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漢

思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

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

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鏡安步入

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



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皇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問道奉表告宋。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符彥卿久鎮且請制命。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秋七月。宋主幸武成。

### 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

### 北漢主殺其樞密使段常

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密等謀逆伏

誅。解連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

罪。國人之死非其。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

### 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

### 張瓊

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殺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候

闕。宋主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為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

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命擊之。

漢卿即奮鐵搥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

### 甚悔責漢卿。九月。宋貶李處耘為淄州刺史。

初荆

厚恤其家。九月。宋貶李處耘為淄州刺史。湖之。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賞其過。止罪。



處耘。責授淄州刺史。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

將郭進救却之。進從征澤潞邊。沼州防禦使。充西山

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

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會殺之。會

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

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

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冬十月。宋以高繼冲為武

寧節度使。北漢以郭無為同平章事。自潞州

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

為。及五臺山僧繼顯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

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十二月。宋黜鄭起。楊

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徽之為縣令。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

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宋主有人望。不宜典禁

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

宋折德宸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北漢

遣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契丹。契丹拘之。

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

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

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

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

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溪州蠻附于宋。北江蠻首

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溪州蠻附于宋。北江蠻首

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

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

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

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

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

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

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



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宋乾德二年。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

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

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

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

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

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

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

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

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

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

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

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

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

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

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

不為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

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

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

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

却之。○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

州克之。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

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

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翰危。盛籍部

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宋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

洪進歲貢多厚。歛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

知政事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

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宋以勅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

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

能被甲渡水。歷山飛。斬捷如獲。孫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

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

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實也。八月。宋置權貨務

置于京師。及沿江。命商旅入金帛。京

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權之。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

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珩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

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

于宋。南漢主憍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珩為招討使。屯洗口。宋既克郴。得南漢內侍餘延業。宋主訪其國



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剥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瑣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也。冬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德扆卒。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宋主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宋范質卒。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 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已而

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宋王全斌入



蜀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全斌等

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敗

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

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

渡枯柏江焚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梁退保劔門

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鑠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

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

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

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

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壘

葬之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宋主以雅樂聲高近於哀

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唐主募人洛陽司天台影表石尺製律呂音始和暢

為僧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

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宋乾德三年○是歲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劔門



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

捷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

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

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素寨而

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眾

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

失次精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

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宋劉

嗟流涕目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光義曹彬取蜀五州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

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蜀太子玄喆將

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兵禦宋至縣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

降蜀主昶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

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

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

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已

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

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

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

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

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

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

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

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宋

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

宋主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

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

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

徧



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三月。宋兩川軍亂。王全斌、崔彥

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

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

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

蜀兵憤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緜州。遂作亂。劫屬邑。衆

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

帥。全斌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

愛女及橐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

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

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

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

益張。遣兵分守緜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

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

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

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

誘致夾城。宋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

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

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宋主

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

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

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

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

之所。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

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

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

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

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

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一下郡縣。夏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



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

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秦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王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珩。廷珩口以是。不亡何待。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珩死。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潛延將。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珩死。

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訐廷珩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說口祠之。

秋八月宋選

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

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趙宋置封樁庫。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

普之謀也。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錢鏹之備。宋主管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僅肯以

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

攻取也。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常臨觀之。



乾德四年○是春正月。北漢侵宋。宋敗之於靜

陽○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

勇五萬東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閔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月。宋求遺書○冬十一月。宋竇儀卒初宋主將改元。請宰

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官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

相與排之。遂中報。十二月。宋兩川平。宋主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

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

于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

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

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請

附。北漢復取宋遼州。韃靼入貢于宋。韃靼本

鞞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宋乾德五年○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

貶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宋主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

命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



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庶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即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宋主乃止。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三月。五星

**聚奎**

周顯德中。實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

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定

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叡嗣。彝興即宋以周

保權為右羽林將軍

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二月。宋主立宋氏

為后。宋主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乾

也。三月。宋覆試貢士。知貢舉王裕上進士合格者十

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那安得登第。因詔夏五月。唐

辰



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

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六月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徵時往依

焉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

導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導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

導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導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導誨母

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遣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導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

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導誨率兵深

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

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

無為曰繼恩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柰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

無為初不助已且惡其專政加八月宋遣李繼勳將

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兵伐北漢宋主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讎

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

區守此蓋懼漢氏之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

以禁軍伐之



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元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

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

環走霸禁以刃堪其脅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禁

繼恩立才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于霸禁亟殺之

以減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

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

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

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繼元易制遂立之

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

銅鍋河進薄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

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柏谷峯

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

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冬

十月宋貶雷德驤為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判大

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

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

并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主怒叱之曰鼎鑄尚

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

齒命左右曳出詔處以極刑既

十一月契丹救北漢

而怒解止以闢入之罪黜之

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

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捷烈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

遣使責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

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

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宋主使謀者惠璘偽稱殿前指

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謀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

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使獲璘太原北漢主使無為翰

斬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

斬之以減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



掠宋晉二州。宋主享太廟。翌日郊。初宋主入太廟。見其

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

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

判太常寺和峴請導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

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

制。北漢主劉繼元弒其母郭氏。小繼元妻段氏嘗以

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

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

罹逼辱。無復嬾間。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唐主立

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唐主立

周氏為后。得幸于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

聲色。寬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

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索承進御史張憲

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

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于樞

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倖。多為非

院俱同散地

不開寶二年○是春二月契丹弒其主兀律于

懷州。契丹主耽酒好畋。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鵝

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咬于懷州。獲熊

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置人花哥。庖人辜古等弒之。宋

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李繼勳等既還。宋



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燾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葉長連城國之立若於城四面繼勦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來晦突門犯東西若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壘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于庭曰柰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契丹耶律賢立賢小字明扆其手引升坐而止契丹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兀律曰穆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

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禽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契丹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閏五月宋主引還時契丹趙文度各以城降宋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璠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路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



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北漢郭無為伏

誅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

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

主乃殺之以徇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酬。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

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

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

實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閱及歷履艱苦

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

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孟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

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

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宋開寶三年○**春正月契丹遣北漢使者劉繼**

**文等歸**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

之國先君以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

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

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

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出繼文為代州

刺史李弼為**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

憲州刺史

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

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

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

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



書于屏几夏四月朔日食○宋除河北鹽禁○秋七

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

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九月宋詔

修前代帝王陵盜發者○宋遣潘美將兵伐南

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南漢主張舉兵侵宋遣州刺史王繼勳言張肆為殘

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張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張囚唐使而驛書答

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

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辰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官館池沼樓閣皆

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

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

夜泊南鄉驍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宋伏兵卒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八禽彥柔斬之梟其

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眾三萬屯賀

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

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十一月契丹入宋定州宋將

田欽祚戰却之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宋主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瀟城

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

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



宋主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贖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備。十二月。南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

進擊大敗之。遂拔韶州。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峯下。南

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退。乘者皆墜。反踐

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整廣州東壕。顧

諸將無可使者。官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

禦宋師。崇岳無謀勇。北漢以僧繼顯為太師兼中

書令。繼顯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栢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

未半

之四。繼顯自督所獲。即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顯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春二月。宋潘美大破

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銀降。潘美克

州。潘崇徹以其眾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

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砮于雙女山下。漢

主聞之。取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官者

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准

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淮。赴汴。漢主欲遣其弟

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

保興率國內兵拒宋。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

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疲之餘。今不擊策

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

殿後。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于陣。崇岳奔還



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官殿。一夕皆盡。明日。銀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採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一百。四。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夏六月。

### 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銀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

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龔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謝。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



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冬十月朔日食。○十

一月唐敗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唐主事宋甚

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備備

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

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唐主乃貶損

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

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

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

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

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

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濊壞民田廬

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為開封判官謁趙普聞者不即

為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

壬申

宋開寶五年○是歲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

林仁肇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

渡復江址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

日請以臣叛間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

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

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

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

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

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

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

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夏五

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夏五

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官人○秋九月朔日食○



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

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

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宋開寶六年○是歲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

之謚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庶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

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

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温叟重

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

宋封璉為交趾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

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珩等爭立攝護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珩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

海軍節度使加封爵

宋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秋八月

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穡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

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庶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

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



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驥之貶商州也。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獄鞫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為祕書省正字。召德驥為祕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願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表。藏之金匱。○時呂餘慶以疾解職。宋主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宋主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為明辨。時稱長者。宋主封其弟光

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只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

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

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己。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邪。乃默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宋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



先後俱以  
讒見殺

戊甲

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朔日食○夏五月江南

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

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

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

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

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

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

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

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戒彬曰江南之

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

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

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

進次采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石磯

招撫制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疆僭不朝我將討之元帥

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十一月宋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招撫制置使



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走。初江南

樊若冰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

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

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

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短自荆渚而下。或謂江

開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

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

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

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

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

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

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

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

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

宋始修日曆

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曆。宋主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虛多

其選專職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凡二十三年  
盡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

宋太祖神德皇帝開寶八年

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  
太平興國四年乃亡

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

彬

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  
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之。父子  
人皆沒于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  
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  
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  
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  
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江南誅  
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屏者爭遁。溺死千計。



其將皇甫繼勳

初陳喬張洵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橋等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

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輒云北軍疆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資三月契丹遣使來通好契丹涿州刺史以上江兵入援三月契丹遣使來通好契丹涿州刺史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請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安侵伐北漢主聞命恟哭謀出兵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攻契丹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

江南常州

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

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日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宋宋主優詔褒之

彗星見東方○秋七月朔日食○遣

使如契丹

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

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冬十月江南主使徐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

鉉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



緩師鉉至。言于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辨不已。宋主接鉉。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曹彬將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斬膝邪。鉉皇恐辭歸。曹彬將王明大破江南兵于皖口。獲其都虞候朱令贇。朱贇自湖口入援。眾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懼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掎角襲之。令贇乘大船。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眾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

### 郎陳喬死之

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止。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庶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



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未十萬。賑卹之。徐一夢曰。蘇軾有云。正統者。猶云有天下。宋太祖既受周禪。平荆湖。蜀漢江南。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朱子曰。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并六國。滅吳陳。而後歸之。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六國之衆。初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敵。昭然可見。此蓋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

丙子

九年

十二月 太宗皇帝 太平興國元年

春正月 曹彬振旅而還

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

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史臣曰。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辨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導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吳



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

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濟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欽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袂封爵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以子德芳為貴

州團練使

○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帝以江

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還宮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臣有差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

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

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曹翰屠江州殺江

南守將胡則

江西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

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

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契丹救

之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

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帝幸晉

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

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帝亦取艾自灸



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冬十月帝崩晉王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光義即位 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為開寶

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

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覆地大聲謂晉

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顧命大事也實錄正史皆不能

記惜哉○帝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

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

天子容易為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官中葦

簾綵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

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

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官殿飾以金銀力亦可

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

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

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

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寬何近代法網之

密邪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管之刑自開寶以

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

嘗貫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

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

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

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

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

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

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以弟廷美

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

為興元尹 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

子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

子女並稱皇子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

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十一月進封

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十一月進封

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十一月進封

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十一月進封



劉銀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十二月大赦改

元○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言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

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罷河東兵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賜禮部進士

呂蒙正等及第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

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實於二月帝下第帝不悅故一勝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

更名昊○夏四月葬永昌陵契丹遣耶律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

美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

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厚禮遣還

秋九月容州初貢珠初

漢置媚川都令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雨死者嶺南平太祖詔發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州海

珠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始貢冬十月初權酒酷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十一月朔日食既

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請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今



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初立三館。至是成。夏四月。陳洪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為武寧節度使。朝因獻。

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五月。吳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為淮海國王。俶朝。

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

曰。吾王不歸矣。詔封俶為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濟。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顯。及族屬僚佐。

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恭。並為節度使。賜資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是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

從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秋七月。

隴西公李煜卒。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貧不自給。帝命增給。

月俸。仍賜錢三百萬。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宜知星。

至是卒。追封吳王。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

詔特復。冬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其家。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其家。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其家。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其家。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其家。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其家。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帝議伐

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

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

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

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

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初以石熙載簽

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書樞密院事** ○ **新渾儀成** 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

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比舊

制尤為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

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

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

大內都 **三月契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

**馬嶺大敗之** 漢求救于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

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

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

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

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

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

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

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

進代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取漢岢嵐軍** 御

分兵攻岢嵐軍 **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 ○ **漢城隆**

**州威勝軍使解暉等攻破之** 漢人於隆州依險築

城。以拒。帝遣解暉折



彥賚等先發兵圍之。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

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

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

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

降，使者至城守，閉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

陣于前，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

萬超、喻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

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貴富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

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

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

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編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

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持進檢校太師

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勳知太原

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

授漢相李憚徙太原民于并州。詔毀太原舊城，改為

以下官有差。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漢劉繼文奔契丹。契丹封為彭城郡王。○帝發太原。六月，

遂伐契丹，圍幽州。秋七月，與契丹耶律休哥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州。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



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

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又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九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契丹遣南

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眾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以楊業為

代州刺史

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揚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

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

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

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



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三月衛公劉錡卒。錡有口

上四等克役。下五等免之。宴近臣于禁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

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錡元又

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楊業敗契丹于

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雁門殺其將蕭咄李。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陁出。至雁門

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

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

或潛上誘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

孫全興等將兵討之。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

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眾。時知邕州侯仁實趙普

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實於邕。九年不代。

仁實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

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實。多遜遽奏曰。交

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實。其謀必泄。蠻寇預

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實經度其事。發兵長

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實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

興。劉澄。賈湜等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

錡有口

錡元又

業領

蕭

多嫉之

業

璉相繼死

趙普

願

奏曰

交

預

長

兵

孫全

興等

澄

錡卒

錡元

業

蕭

多嫉之

業

璉相繼死

趙普

願

奏曰

交

預

長

兵

孫全

興等

澄

錡卒

錡元

業

蕭

多嫉之

業

璉相繼死

趙普

願

奏曰

交

預

長

兵

孫全

興等

澄

錡卒

錡元

業

蕭

多嫉之

業

璉相繼死

趙普

願

奏曰

交

預

長

兵

孫全

興等

澄



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十二月。契丹以耶律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休哥為于越**  
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六年春二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 罷交

州兵徵孫全興棄市。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

仁寶率軍先進。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

徵全興。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

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

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為善。其後帝數委

以大藩。所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

餘城為東丹府。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



悉與渤海然渤海九月朔日食○罷左拾遺田錫時

海竟無至者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

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

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

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

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

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

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

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通者

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官悉

皆輪奐又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

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

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

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為枷於法以趙

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 普為司徒兼侍中

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

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

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

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

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

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置京朝

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

者並合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石熙載

為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女真遣使來

貢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持角之勢定

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



欲依中國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合齋以賜焉

七年春二月朔日食○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

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或因帝幸西池為

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

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

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

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

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

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

罪以竇偁郭贇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為判官

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眾皆失勒秦

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趙普復相多遜不

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

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

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伏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

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官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

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

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

呪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

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

沈倫罷坐與盧多遜同

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

居守然為相十年無所建明縉紳少之五月貶秦

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又以廷美居



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  
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  
州袁康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定難留後李繼  
待言繼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

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六月繼捧弟繼遷叛

走地斤澤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

陳其諸父昆弟多相對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

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關以曹

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

使繼遷留居銀州間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

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我秋九月

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契丹主實幸雲州至焦

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

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

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

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勅古哲總領山西

諸州事耶律休哥冬十月實儻卒○十一月以李

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

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十二月朔日食

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為  
樞密副使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覬代曹彬之位  
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  
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微帝信之郭贊極言救  
不聽遂出彬為天平軍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二月朔日食○以宋琪參知政事○三月宴進

士于瓊林苑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

詔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錢

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取之言頗侵帝顯奏

之詔鞫問德超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

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

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寬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徙符嶺

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

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五月河決滑州河大決滑

不荅至是以處符歲餘卒州之韓村

汎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六月以王顯

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為樞密使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

亦可免於面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

墻因取賜之秋七月大水江河漢睢穀洛湮澗

免以李昉參知政事贊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

直何益于事贊對曰雖然猶勝姦邪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

至是以入對宿曜未解出知荆南府八月石匣載罷

○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

召僚屬置酒眾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

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

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

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

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畫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

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



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趙普曰。罷。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十一月。以

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昉初與盧多遜善。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

重之。遂與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以呂文仲為翰。忘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其量。

林侍讀。王著為侍書。帝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

千卷。日進二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時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



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劣。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涪

陵公廷美以憂卒。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

德隆為李穆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稱履純正。刺史。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

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

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帝既詔以十

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矣。五月。乾元文明

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

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

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

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

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

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負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

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搏入

至。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

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

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

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

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搏達

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知夏州尹

間。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憲襲李繼遷破走之

憲與曹光實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

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立妃李氏為皇后

后溜州刺史處耘之女

賜京師大酺三日○封陳洪進為

岐國公

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

襲銀州據之

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

眾攻麟州使人給都巡檢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錫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

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

揮鞭伏兵盡起光實

禁增置寺觀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

被害遂襲據銀州其惑眾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問閭蔽隱

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李繼遷○夏四月江南飢遣使宴羣臣于後苑

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

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

臣賦詩因習射水心徵田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侁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蕃內附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



若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旬浹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禽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擣菹俟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禽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高州是月旆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旆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郭守文與旆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番

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秋九月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

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遣使山召還居于南宮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如高麗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奉詔華國屢移檄督冬十二月朔日食○宋琪柴之得報發兵乃還

禹錫免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為琪請虛多



戊丙

遜舊第帝益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  
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  
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彊明忠幹帝  
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該諸無大臣體罷守刑部  
尚書降禹錫為左驍衛大將  
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雪厚三尺江水  
冰合可勝重載

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由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

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

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為幽  
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  
杜彥圭副之出惟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  
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李

至罷至上疏諫伐契丹因二月李繼遷降契丹契

以為定難節度使三月曹彬取涿州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

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浙  
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

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田重進敗契丹兵于

飛狐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

部下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

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  
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

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禽大鵬翼飛狐靈丘皆



降潘美取寰朔應雲州美自西陲入與契丹兵遇

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岐公陳洪進卒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四月田重進取蔚州○五月曹彬引兵退

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績初諸將陸黼帝

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

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

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

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

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

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

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窮糧失策之

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

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

諸將聞美重進緊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

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

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

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濂淖而飲

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

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

休哥因出兵躡之戰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

度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

易州方瀕沙河而夔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

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

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為宋國王帝聞之召

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

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真河東京西帝

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共契丹復陷蔚寰州契丹耶

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潘美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

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死。

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潘美既敗于飛狐，議引兵護雲應朔吏民內徙。

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彊弩以相接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眾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己，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王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眾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



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六月朔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佖名

日食○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

為右驍衛上將軍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

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為馬軍都虞候知定州以張

齊賢知代州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

邊兵馬八月以王沔張宏為樞密副使○冬十

二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與

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遂掠邢深德

州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

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

盛寒士卒皆不能鼓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

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廷

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

之先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

朝令圖信之私遣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

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

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

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

復聞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

傳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

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

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張齊賢敗契

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



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賈畏懼。保壁

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

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并得

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

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

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

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

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銜。若掩擊大敗之。

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

千。器械無算。李繼遷請昏于契丹。契丹以女歸之。

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契丹

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

四年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

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違事。乃

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王偁曰。御史之職

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

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默之人。克其位。可乎。遣

使募兵于諸州。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

南。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

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

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赦。○二月。改補闕

拾遺為司諫。正言。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李

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

昉罷。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

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李

昉罷。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

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李

昉罷。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

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李



於是頴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遣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改封錢俶為鄧王。俶雍熙中進同相位。普雅重之。國王未幾。改南陽。俶固讓國王。之以王沔。參知政事。封乃改封許王。至是復封鄧王。

張宏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趙

昌言有罪。貶為崇信行軍司馬。昌言與鹽鐵副使

日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顥善。日夕會語。翟穎既訟

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

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令昌言為內應。事覺。穎流海

島。貶昌言為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旦儼穎皆司戶

參夏五月。作祕閣。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

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



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利用其州邪。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象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溇而踣。及出溇。易秋。八月。鄧王錢俶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卒。洛陽自繆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復之盛。近代無比。

九月。楊守一卒。契丹復陷涿州。冬。十一月。遂入祁州。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

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

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決旬必克。



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自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張遜簽書樞密院事。齊賢復入樞密。尋出東井。八月。赦司天言妖星為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作開寶寺塔。歲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煌。臣以為塗膏。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魯。血。帝亦不怒。哥于徐河大敗之。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

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大旱。自秋徂冬。不雨。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大旱。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變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

淳化

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



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夏四月。詔貸

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夏四月。詔貸

江州義門陳兢粟。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

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

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

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姓益眾。常苦

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冬。

十二月。詔致仕官給半俸。契丹封李繼遷為

夏王。

二年。春。旱蝗。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

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

雨。蝗盡死。閏二月朔。日食。辛仲甫罷。夏四月。以

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為樞

密副使。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

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竣。中語不合。帝

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

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

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

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

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

責沔。而以準為可。張宏罷。五月。以謝泌為左司

大任。遂有是命。張宏罷。五月。以謝泌為左司

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

命代以楮。聖賜泌金紫。拜右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

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置諸路

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置諸路



提刑官○六月忠武節度使韓公潘美卒

諡武惠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

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

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

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

八月置審刑院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

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

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九月王沔陳

恕呂蒙正罷

于沔沔聰察敏辯有過時材然性苛刻

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叶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

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

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沔遂罷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

幾鬚鬚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觀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度

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為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

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毀者慙而止蒙以李昉張齊

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

初黃中再典貢部多

拔寒賤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王顯免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



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

西平王。○彭城公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女真請伐

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

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

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王

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

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

師。先是旱大蝗。詔遣使決諸州獄。五月雨。蝗盡殫。至是

曰常平倉。帝遣使增價糶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名

遂為永制。秋七月趙普卒。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

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

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

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

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史臣曰。陳橋之事。人謂

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以勳舊

自伐。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偃武修文。慎罰薄

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

放。洛人。沉默好學。隱居終

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

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詞。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



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置審官院。

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

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為審官院。掌審交州黎桓。

入貢。詔封為交趾郡王。

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德孫全與之。敗許之。以

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青神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

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

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割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三月。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

初承矩至雄州。

即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為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夏五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帝謂

日。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六月。張齊賢罷。以口口端參

知政事。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



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沈為證。即自引咎。遂坐免。

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張遜寇淮。免。以柴

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同知院事。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

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拂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

默然。八月朔日食。○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

○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頴、宋堯問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伏。遂並罷之。

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

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潛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



之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

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諱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周太后符氏卒○十二月

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永康軍西川都巡檢使

張玘與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成都以官者王繼恩為兩

川招安使討之李順攻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關出

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趙保吉寇靈州以

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旺等因

衆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饑先是京西饑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繼隆帥師討之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疆盜棄市知蔡州張崇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饑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與疆盜同

科二月李順寇劍州都監上官正大敗之順分



萬泉寇劔門。正為劔門都監。麾下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馘幾盡。餘眾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李順圍梓州。初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彊勇為城守計。鞏綿州金帛以實帑。命官屬治戎器。守城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眾二十萬圍梓城。中兵才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知顯來援。賊乃潰去。三

### 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送京師

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

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保忠送汴。保

吉遁

### 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隨夏州城

帝以夏州深在

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柔城以來。頗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置起居院。右諫議大夫張昺請置起居院。修綏銀。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進御始此。

### 黨張餘復陷嘉戎諸州

王繼恩師過絳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眾。遂復

蘇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進復關巴。蓬劔等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眾。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賜趙保忠詔。磔順等于鳳翔市。降成都府為益州。



爵宥罪侯

保忠至汴。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秋七月。

李繼遷遣使來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

論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

高麗數為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

寧。不欲為外夷開隙。詔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以張

詠知益州

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詠頌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

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唯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

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謀訴者。詠灼見

情偽。立為判決。人皆感服。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

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

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喻

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以趙昌

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言為川峽都部署。尋罷知鳳翔府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眾。士無聞

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州。上官正復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



雲安軍張餘敗走

先是賊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

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九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復雲安軍。

罷權酷。○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

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以寇準參知政事。○文十二年。朔日。真萬世法也。

食

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

以陳恕為鹽鐵使。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後以三

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

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

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合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

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詔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

固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

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諂讓。恕取階退

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慈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

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葦宇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

**知樞密院事**○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

**卿擊敗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

以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二月四川都監宿翰將突厥舍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獲張餘于嘉州蜀盜平**

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

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權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吝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翰等至函

**蘇易簡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

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疎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以呂端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善至是罷相判河南

**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帝初



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為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於契丹寇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契丹寇

### 雄州何承矩御却之

承矩條子河汜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媿忿，將襲取

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拔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亭間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

### 傅知滁州

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寺。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傅

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傅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

詔。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素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

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軍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乃以浦為鄜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

### 恒天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

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



杜稷之福也。帝悟。入諸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  
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  
師傳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李繼遷寇清遠軍**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

**西川招安使**。○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

**之卒于軍**。契丹韓德威謀知御卿有疾。遂帥眾攻府州。以報子河泚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

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違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二年。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以太祖孫

**惟吉為閬州觀察使**。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即位。猶

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

賜與皆與**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諸王埒**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

**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

**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瑛自河西還。言繼遷衆**

**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頰兵不去**

**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

**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

**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

**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

**討。直趨****秋七月。以陳靖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



罷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利。為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冠準下免。怒亦以為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宵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人。身。遂罷。知鄜州。

里。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八月。李繼隆副將

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擊敗之。繼隆不見

虜而還。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

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

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

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

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九月。秦三白諸州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地震○大有年



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官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

蓋敏政為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

以温仲

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

葬孝章皇后○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

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

三月帝崩太

子恒即位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

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官后問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

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

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史臣曰太宗沉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

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

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以李至孝于沆參知政事○五月李日齡有罪

貶忠武行軍司馬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為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

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立郭氏為皇后

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六月追

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錢

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



位目穿矣。若才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乘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秋八月。趙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此國朕所屬也。

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為副使。冬十月。葬永

熙陵。十二月。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

帝生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

保吉。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